

[illegible]

兗女金鑑錄

(九十四)
海虞徐秋亞
會稽滕簪超
合著

諸機上。令與天空同色。故不可見。至消聲之法。則用一種新式之消聲器與新式之翼板。使發聲減至極微。故已可不聞。

噫。華府會議。力主減縮軍備。提倡世界和平。乃西國學者。於此戰利品。本矢人惟恐不傷人之意。研究改良。不遺餘力。其將來大戰之根。所謂月暈知風。礎潤知雨。實已伏於是。我又奚能測異日危險之所極哉。

● 照片中之鬼影

幻塵

▲連攝三次依舊如故
京師某照相店。素負盛名。一日。有少婦獨往攝一影。約一週後。取件。及期而往。店中人告以前攝片毀。須重攝。不得已從之。又越一週而去。則謂片又壞。不能印。少婦已微愠。然亦無可如何。遂再攝焉。乃至第三次往。而店中人仍以再攝請。不覺大怒。以爲藉口片毀。亦須出片一視。店中詭稱已棄去。而神色悵甚。少婦迫之急。疑其有惡意也。始瑟縮以出。則少婦之旁。有美男子侍焉。三攝而三然。店中人不知其故。恐遭輕薄之責。未敢實告。而少婦一見則大哭。美男子非他。蓋其已故之夫也。遂命店中爲印數張以去。此事甚奇。特以供世之研究靈魂學者。

湖上之波已碧。陌頭之葉正黃。天爲雲低。野因月曠。荒郊舉步。馬吟緩緩之歌。香海貯春。人得閒閒之致。余夫人此時。卻於積勞之餘。坐享無事之福。念兒子之功名甫就。母氏之窀穸已安。仰則可以釋然。俯則何如歡喜。所謂賢者。乃有此樂耳。

祁忠祁孝既同越。即以主人意入稟於夫人。夫人曰。爾輩來辛苦矣。稍越數日。再定行期。雖然。余主人已有官眷矣。故鄉事亦大要。祖宗之廬墓於斯。盡室而行。其心忍乎。祁忠曰。主人亦謂可者。惟姨太太再三迫。謂不速夫人者。必非理。夫人曰。姨太太德何如。年幾歲矣。祁孝曰。年不過花信耳。惟沉重慈厚。不似風塵中人。嘗以急流勇退。規勸主人。主人殊不願也。大約姨太太之意。將借重夫人。爲主人作骨子耳。夫人曰。主人素性亦畏怯。今豈翻變耶。祁忠曰。時來運來。推却不開。即欲勇退。亦留步不住。計主人出都稟到。於今三個月。尙欠十日也。到省之第八日。即得藩署科長差。越十二日。而擢下關稅務。向例須以道員充之。以知縣而膺是差。主人其首例耳。又越二十日。而得督署科長。亦道差使也。兼差並不稀罕。所稀罕者。現居吳淞。而所獲甚豐。大約督署月得五百兩。藩署月得三百兩。而餉精科之陋規尤多。無所入。蓋不計下關之稅務。總計之年。入亦五六萬金。以常人所百計不遂者。而主人竟唾手得之。即欲敝屣。難於忍然耳。夫人曰。

姨太太何言者。

○戲作小說日報之設
備
俞觀面

愈觀面

美矣哉本社之設備也。仰而觀之。晝則淨几明窗。夜則明光燭耀。其氣葱蘢。其形高穹者。屋舍也。衆星點點。若夜間之仰視天空者。電燈也。俯而察之。文人學士。四顧而望。愛不忍舍者。屏畫也。遊息往來於其間者。衆人也。迴廊曲繞於社旁。廣場平鋪於社後。設備俱全。目不暇接。世人每恨無投稿之區。使有志未遂。豈知本社之中。乃惟一投稿之地乎。才學之高者。如本社之主筆。低則如投稿諸生。年齡之大者。有白髮老叟。小者有弱冠幼童。其間皆有秩序焉。是在本社之管理有方耳。各報雖美。豈能及本報之十一乎。其著作之精審。各報館已不能媲美。而小品文字之趣味濃厚。尤爲閱報者所稱道焉。謂余不謬。盍試閱之。

●贈美國秀愛美女士六十壽誕
邵順嘉女士

女士

女豪傑。女豪傑。你抱着濟世利人底目的。美滿普恩澤。亞東與公益。那偉大底名譽誰不景仰。慈愛這顆心比紅日還赤。夏時甘霖。冬時陽光。人人愛感到六秩。慶祝你康強幸福。永壽無極。

消閑園刊出版預告

爲宗旨名譽編輯有海上名小說家徐枕亞許廬父王鈍根徐卓虞告步
姚民哀諸氏主編爲曹痴公馬鞍山農編輯王無塵發行彭繼卓吳紹若
周特約撰述多至七十餘人皆負有時譽者准於八月五日出版特此預告
附定價價格大洋一元九角郵費在內定全年者奉贈滑稽大分預定半年價洋四
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九角郵費在內定全年者奉贈滑稽大分預定半年價洋四
「不知所云集」一冊定半年及數月者無贈

光 星

比胡亂出錢買得到的敷衍文字更是不可不看的
范煙橋趙雲二先生的好友皆聲明是精心的作品
事還可以一影附刊的哩光裏的小說撰述者都是主
小史並什麼品欽仰的妨非光感每篇小名小說家的小史評均有撰述
說為怕的鼎品欽仰的妨非光感每篇小名小說家的小史評均有撰述
幾位鼎鼎大名的小說家著作但是常常讀了幾位大
們諒來小說的雜誌上看得不忍做了罷做去總脫不了
銅版出選述人最上等瑞典紙印潔白考究因諸位
同內容刊用短篇小說第二卷第五篇編十萬言分訂上下二集
內容刊用短篇小說第二卷第五篇編十萬言分訂上下二集

枕亞新著 讓壻記

定價四角

第一編
第一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大家舉止端詳全不見半點輕狂
獨見了那人兇的便親
知音者芳心自同感懷者斷腸悲痛
一個憔悴潘郎時有絲一個杜草娘不以舊時
謾想他識空便的靈心兒早離破曉得我倒駭倒駭
你須不奪人之好你有心爭似無心好我多情蚤被無情惱
將錦片前程已蹣脫一邊妙句兒落空他一邊虛名兒誤賺
我便是言詞賺一時絮縈半世羞慚
我魂離殼這禍滅身袖梢兒攪不住啼痕一時去住無因遑
退無門
只爲你可憎才煞定心腸耐辦一片至誠心留得形骸在
是兜率宮是離恨天我誰想這裏過神仙
要算主人情重將我鴈宇排連着他魚水離同

良友雜誌出版預告

本雜誌爲本社社員所組織由王鈍
恨朱氏置朱松庵冠冕編藉月出
凡一冊以抵舊學行苑結成情爲常
難祖生論思湖文苑等說見賜
者一經選刊酌酬現金或本刊創刊
號正在編輯中贈登廣告一期
上海東有恒路五百號良友社啓

◎ 青年學社徵求社員

纔不說什事只要堅心去幹那
 得不論什麼道理本社員凡
 有特地在報上徵求社員是
 義端正和在本報宗旨相同
 行加入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城內候蒙路看品三或法外
 何兆發君

發起人
曹品三
何兆慶
孫尙志
劉恨我
同啓

黃覺非

王景石齋字

收件處上海各大箋扇莊
(贈送書畫一月) 左腕四
五尺楹聯中堂
屏條匾額三尺花卉立軸
每件只收墨郵費一元二
角 銀件往還均須掛號
贈送期內通信上海
法租界紙霞飛路貝勒路
口

民生女學校

蘇州的四怪！

俗以異常的，常說他是怪！像蘇州「戒銓昌」造的「抬行箱」，「大衣箱」，怪好看，怪靈巧，怪堅固；還有那「各種皮件」亦怪出色。外埠函購，請將價銀寄費匯下當即寄奉不悞。

蘇州
閶門東中市
戎鎰昌啓
電話八百八十四號

寬 甲種 二八寸 念八元	蓋 二五寸 念四元	平 二五寸 念元	蓋 二五寸 念元	平 二五寸 十六元	蓋 二五寸 十二元	寬 乙種 二八寸 二十元	蓋 二五寸 十六元	平 二五寸 十二元	蓋 二五寸 十二元
寬 丙種 二八寸 十五元	蓋 二五寸 十二元	平 二五寸 十元	蓋 二五寸 十元	寬 丁種 二八寸 十元	蓋 二五寸 八元	平 二五寸 六元	蓋 二五寸 六元	寬 戊種 二五寸 五元	蓋 二五寸 四元
大 長三十寸 闊十四寸 十一元	號 漆加一元包角加一元	號 漆加一元包角加一元	號 漆加一元包角加一元	號 漆加一元包角加一元	號 漆加一元包角加一元	號 漆加一元包角加一元	號 漆加一元包角加一元	號 漆加一元包角加一元	號 漆加一元包角加一元
皮夾皮帶	子二 元	丑一元八角	寅一元六角	卯一元四角	辰一元二角	巳一元	午八角	未六角	申五角
									酉四角
									戌三角
									亥二角
									另件等價
									米

二徐書約

匾額 每字四元 「以一方尺爲度過則遞加」

堂幅 八尺十元 六尺八元 五尺六元

楹聯 八尺六元 六尺五元 五尺四元

屏幅 四尺二元 三尺以下一元

尺三 四尺二元 三尺以下一元

橫幅 整幅與堂幅同 半幅與屏幅同

幅同 每條二元

坑屏 每條二元

枱扇 每面二元 (細楷不書)

書眉 每件二元

名刺 每件二元

「一」篆隸加倍「二」對聯之字數及堂軸掛屏等之行數索者如欲指定潤須加倍「三」書屏碑誌等書潤另議如有須兼撰述者亦可酌議「四」潤金先付一星期取件

「一」外埠函索郵費自給「二」油光劣紙不書「三」磨墨資每元加一元

天 金石潤例

金章 每字三元

石章 每字 一元 「餘不刊」

民國主年五月 虞山徐 天嘯重訂

收件處上海 交通 路中清華書局 各大局 號

天嘯
金石潤例

金章 每字三元
石章 每字一元
民國主年五月 虞山徐天嘯重訂
「餘不刊」
收件處上海
交通 陸中 清華書局
各大局 號

●欲收古董者鑒

敵處有一古董十餘件計開玉石
 一件犀角爵杯一件宋汝磁香
 一件宋磁鼎一件西藏金佛三尊宋
 一件宋磁盤一件件粉定磁一件
 一件宋磁子昂插員八張以上諸
 兒眼四粒超子昂插員八張以上諸
 品均爲希世之珍現願廉價出讓合
 中者請來接洽
 意者請來接洽
 中法學堂北一號孫樹慶啓

枕亞 最初 傑作

玉 梨 魂

發行所清華書局

金鐘牌化粧品



油髮生 水露花

製司公亞香海上

●許塵父介紹素精

大純公司所製之素精質地精良鮮美無比攪入肴饌能化常味爲特殊曾經鄙人親試確係珍品迥異尋常世有知味者請化大洋三角買來一試方信余言非謬也

●乙盧徵求舊稿

迭承諸同文惠函屬將拙稿彙編周
世慨汗勿勝茲徵求小說新報小說
叢報(第四年)大世界報所刊署名
乙盧繼孫乙乙之稿除諸談不刊外
自當酬賚一乙以答盛意後至郵聲
通訊處台州陸軍步兵第四團本
部張乙盧收

枕亞浪墨初集 將馨九版 名著 豔香

目錄右

●卷一 說蠶

「五種」慘情「余歸也晚」「孽情」自由鑑「列情」「死難」「妬情」「毒藥瓶」「哀情」長篇「秦婦斷腸史」

●卷二 藝苑

「三種」斷碎文章「二十餘篇」枕霞閣吟草「百廿餘首」庚戌秋詞「十八首」

卷三 豔戀

「六種」冰壺寒語「九十則」「紅樓夢餘詞」「六十首」「悵惆詩」「三十首」「珠沈玉碎詞」「三十首」「蕩魂詞」「三十首」「閨情限字詩」「二十首」

●卷四 譚著

「二種」槽騰室叢拾「六十則」

●卷五 諧叢

「二種」快活三郎文集「廿二篇」快活三郁詩話「五十則」

●卷六 雜纂

「三種」兒童俱樂部參觀觀記▲苦招生記

● 鵲夢影自序

小瀛壺館主

春風一夢。迷離倩女之魂。夜雨孤燈。惆悵潘郎之鬢。灑盡青衫老淚。鵲血聲聲。續來黃絹新詞。蟲吟唧唧。可歌可泣。薛靈雲仙。去何鄉。其事其人。葉小鶯生前受戒。影形神都爲一集。吾家有此釵裙。去來今卽是三生。餘事有此諸筆墨。想花開並蒂。鳥喚同聲。香囊叩叩以傳情。羅佩珊珊而寫韻。青氈烏帽。曾參夫子爲師。紅燭銀燈。亦偕老奴共讀。京兆畫眉之筆。有此風流。文君白頭之吟。無煩寄贈。願生生世世爲君婦。應聲都是可憐出。捨卿卿我我又何人。比翼願爲共命鳥。方且影無獨笑。吟並雙聲。埽秋日之眉痕。迴春山之笑靨。狀出英雄兒女。無夜不春。借將遊戲文章。非秋垂露。醉欲眠而妾侍。偶然繡出鴛鴦。嬌無語而郎扶。何待喚來鸚鵡。有情人便成眷屬。追話愁短愁長。天下事大率因緣。莫問春深春淺。無何啼鴂聲寒。彩鸞夢杳。終服黃昏之散。竟簪白奈之花。不堪舊曲邯鄲。一顧欲驚公瑾。怕聞啼猿。

潘无朕

巫峽。十年誰念何哉。床支塵詰之錯。祇增眉繭。屏對高柔之誅。徒結胸春。最憐今夕無多。明月人間三五夜。誤被罡風吹斷。相思天上十二時。由是對客傷神。

憑誰吟作悼歌。只我是玄玄居士。試與書鐫墓石。題卿以素素孺人。爰乃燦入雙毫。都來一束簪花小集。無非婦病吟成。綺夢前身。化作仙遊飛去。爲卿留

附諸家乘。是爲序。

仿漁洋秋柳原韻

靜觀。

我友徐子枕亞海虞佳士跌宕文酒凌轢風騷貯長吉之錦囊
嘔心有句夢文通之綵筆寫恨偏工蓋今之性情中所謂傷
心人別有懷抱非彼根荄淺薄獵取浮豔齒牙乳臭自命風流
者比也覽其文辭知其梗概書云惟孝其義推之友于文生於
情使人篤伉儷凱風不怨而皦日有盟陰雨方濃而孤星欲墮
母氏聖善而羣小之譏與婦姑勃谿而夫婦之道苦此枕亞之
所以傷懷勢處兩難而道不罷兩全者也嗟嗟中郎有女泣珠
柱之焦桐孝穆多情悲玉臺之膽粉鴛鴦左顧凡雀南飛一曲
離蕪平牛蕉萃茅苜不能救產難之苦蒙楚乃復成悼亡之辭
惘惘子之恩勤鴛室空毀悲淑迷之假寒驚夢衾寒所謂變風
之作發乎情止乎禮義方諸離騷之辭其志潔其旨愈微者也

▲梅廬賸墨

逸梅

我友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歲在昭陽大淵獻初伏日。无朕弟
潘宗傳序。

。爲卿垂涕。哀有詞而咽恨。文
雖祭而無靈。傷心斂翼鵬鵬。有
客夢依莊叟。戲說同心鷄蝶。憑人
賞到中郎。本來夫婿多情。卅年
知己。若論神仙不死。一去生天

筆。疊金縷以成箱。笑我非才。
背銀箏而讀曲。撫到床頭故劍。
夜夜魂銷。彈來壁上孤琴。雙雙
淚落。想夫婦糟糠之案。百年已
盡今生。隨兒孫桐竹之圖。一例

媿女
昔有姓女某。頗具姿色。太平軍某曾污之。後軍移將別。恐其再私人也。遂錐其陰。而置以鎖。女痛號欲絕。某不顧去。予聞父老譚如此。紀之。以見太平軍之慘酷也。

薄倖郎



大英
前門
總經理

吾蘇木漬。有某甲者。娶婦頗賢淑。事夫甚謹。然某喜怒無常。稍不愜意。便斥之如奴婢。婦則俯首下氣而聽命焉。日久得鬱病。輾轉牀蓐。芳魂遂委化。某既賦悼亡。回憶前情。未免慘切。迺誓不續鸞。戚友以嗣續大義責之。於是幡然再娶。遽變暴厲而爲溫存。對新特而忘舊好。時譚前婦之短。且故甚之。幾若一文錢不值也。未久。繼婦嬰疾。昏迷不省人事。譚語曰。予迺婦也。汝太薄倖。故特來祟。某曰。是無干渠事。女能祟者。我應承之。曰。妹固無咎。祟女良當。無何。繼婦痊。而某病竟死。

蕭伯岩

鬼部。發其鬼使。集其鬼徒。鬼鬼祟祟。難以枚舉。而司財政者。一莞然貧鬼也。日日爲鬼債所逼。思服却鬼之丸。佩避鬼之符。而不可也。鬼閣之中。又復鬼幕重重。各肆其鬼謀。所爭者冥鐵楮錠之類耳。競爭不已。則新鬼故鬼。各樹黨援。鬼躁鬼幽。羣焉奮鬪。前者仆。後者起。致鬼窟亦不得甯焉。至鬼死爲壘。亦無所悔。一旦而天誅人怨。東方朔廣其罵鬼之文。終南進十揮斬鬼之鋒。下平鬼之令。將十餘年之鬼道。化爲清風。彼時雖覺悟。不亦晚哉。

某兒告其父曰。余今日牙床痛甚。不能回答教師問題。祈致函校長請假。其父曰可。午間有遠客至。其父設備盛筵。款遇甚殷。并命某兒作陪。菜均鮮美。某兒仍吞嚥自如。忘其所痛。兒父愕然。

▲熟睡之耳

某校幼稚園生田某。方六歲。性玲瓏。一日園長鳴笛點名。諸生先後集。惟某不見。園長遂命一年事稍長之生。往寢室覓之。見其側臥藤牀。笑容可掬。生喚之曰。你不到操場上去。却在這裏一個人歡笑。做什麼。某似無所聞。笑如故。生遽返命。告園長曰。某的面孔沒有睡。但是他的

千金用盡終須老。
雙鬢無端只自斑。
知君頗有東山興。
與世羞爲西子顰。
去無所逐來無戀。
才者不閒拙者娛。
有口難言不如睡。
此心未老己先灰。
多情明日邀君共。
無上荷花到處開。
西方真人誰所見。
東坡先生亦可憐。
此夜新聲聽北里。
且容老子上南樓。
若得與君連北巷。
便應從我老東坡。
袖手莫輕真將種。
灰心聊伴小乘禪。

靜觀。

阮瞻無鬼之論。徒逞辯才。而自見鬼。豈真無鬼哉。呂氏春秋載。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人皆詫以爲異。豈知鬼方之地。有鬼谷焉。鬼世界也。其地萬餘里。有鬼充仞其中。亦有制度。亦有政府。與人世略同。其最高最尊之首座。近爲偷生鬼所據。乃四方鬼雄。羣起而抗命焉。偷生鬼窮於應付。乃爲滑稽之鬼道。嫣然媚於鬼雄。以保其地盤於旦夕。慄慄多懼也。又以諸無常鬼。組爲閹制。其中有賭鬼酒鬼淫鬼陰毒鬼鱷蛇鬼。大抵皆偷生挺膺之輩。景毅倍阿之傳。分爲鬼曹。區爲

○報○側○
甲○驟○

曾在某公共圖書館閱報。側坐二人。同讀一西文報紙。甲驟語乙曰。我得一個造人的秘訣。乙請其說。甲指報朗讀云。五洲藥房有一種聖藥。名叫血來自造人。乙曰。錯了。這是人造自來血。甲艷然曰。你自己已錯了。還說我錯。你看這五個是橫寫的。當然照西法從左邊讀起。你再在這報那一個字不是從左邊讀起的呢。況且這藥是用來醫治婦女血虧的。大凡吃了這藥的婦女。血就會來。血來了。自然會造出人來啊。

(二百四)

本劇簪花梅

（一百四）

「開幕露華堂」二丫環上「白」我荷珠。我露珠。「荷」妹妹。你說可笑不可笑。敢情我們侯爺是女扮男裝。願得他不許男子進內呢。「露」姐姐。你還不知道。那現在吩咐下來。說有一個徐苞徐老爺來。到不准與他通報。要將他大大的羞辱一場。「荷」這事我也曉得。「徐苞紅蟒冠帶上」引「侯門深似海。權作負荆人」。「白」了。鬢姐通報一聲。說我徐苞求見。「荷」你就是那徐苞哇。我們侯爺豈肯見你。你給我跪跪。跪「推苞跪介」。「露」可嘆你還是狀元出身呢。判斷不明。草菅人命。要是教都老爺知道。狠狠的參你一本。你這小小烏紗。可就戴不住啦。「荷」我們侯爺捨死忘生。

李源洲